

爱周刊“情感倾诉”热线:13675161789

欢迎讲述你的爱情,我们用心记录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动人故事。倾诉联系方式以本报公布为准。
QQ:2482071658



主持人:乐媛,80后

说出你的故事、倾听你的声音,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好,但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坏。

城市故事

欢迎参与微博互动,请登录新浪、腾讯、都市圈网微博频道,关注“现代快报爱周刊”

倾诉人:辛蕾
时间:7月12日
方式:QQ聊天
记录:爱周刊记者 乐媛

本故事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辛蕾 韩星

关键词:初恋 一夜情

主题:韩星没房没车,工作一般,长得不够帅,我不在乎;他有前女友我也能包容;他和别的女人一夜情,我还可以原谅。大家都说我傻,但我觉得只有原谅,才可以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



漫画 付业兴

倾诉人:李帆
时间:7月13日
方式:电话连线

记录:爱周刊记者 乐媛
本故事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李帆 晓晓 姜卫 柯圣

关键词:小三 初恋

主题:刘若英的短片《爱情限量版》让我明白,爱情是有额度的,之前挥霍得太多,现在已经余额不足。

爱情里只有一个傻子

我们的恋情不被看好

我宣布要和韩星在一起时,朋友们瞪大了眼睛,一副“你脑子坏掉了”的表情。家人们也觉得我可以找个更好的。但我就是喜欢他,无法自拔。

韩星长相一般,工作一般,在南京买房更是遥遥无期。但我不觉得他差。和那些拼爹,靠关系找到工作的人相比,韩星读大学,找工作没花家里一分钱。读大学时,他打工挣学费、生活费,找工作也是凭实力。我觉得自己选的是潜力股,虽然起点低,但是升值空间高。

韩星是我的初恋。别的男人再优秀,都抵不过初恋的小美好。第一次被男生牵手,第一次和男生拥抱,还有我的初吻,都和韩星有关。我经常对他强调:“你是我的初恋哦。”我想让韩星知道他对我很重要。我也喜欢问他:“我是你的初恋吗?”韩星总是坏坏地一笑:“你猜。”“肯定是,没人比我好。”这样说,他不置可否。

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彼此的初恋。但事实却是,韩星有一个他深爱的前女友。

2003年情人节前的一天,韩星带着哭腔给我打电话。“她要结婚了,可是新郎不是我。”他几乎是歇斯底里。我一头雾水,脑子里尽是疑问。但我更关心韩星,他情绪激动,我怕他出事,打个车就冲到他家。

他醉倒在沙发边上,地上有六七个空酒瓶,烟灰缸里全是烟头。我把他扶起来,想给他冲点蜂蜜水解酒。

韩星抓住我倾诉。她是他的前女友。他说那是他最爱的女人,没有人能替代。我气得不行,“那我算什么,备胎吗?”他完全不理我,“她怎么能和别人结婚呢?最了解她的人是我啊。”我一把推开他,冲了出去。但我还没出单元门就不忍心了,他醉成这样,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?

父母把他当成准女婿

第二天,韩星醒来,跟趴在床边睡着的我说“对不起”。我笑笑,“你没事就好。”看他状态不错,我还不忘记调侃他,“原来你有前女友啊!”他一脸不好意思:“都过去了。她已经抛弃我了,你不能再不要我了。”我热泪盈眶,心里暖暖的,我说:“我们好一辈子,羡慕死他们。”

为了节省开支,我让韩星搬到我家去住。我家在南京有两套房,父母一套,我一套。我们先住在父母家,方便蹭吃蹭喝。一开始父母觉得韩星条件不好,不愿我们住在一起,但看我坚持,也没太多阻拦。

韩星在我家备受优待,父母把他当成准女婿。每天出门前都会问他想吃什么,家务活也不让他做。时间长了,我妈偶尔也会唠叨,“现在的孩子一点都不知道体谅家长。”

我知道她这是话里有话,就故意撒娇,“您不是说我呢?”我妈用眼睛瞥了一眼韩星,“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。”“他本来就不是外人,一个女婿半个儿,”我妈被我折腾得没办法,“这还不都是为了你。”

我知道父母为了我做出了很多让步。父母希望我和韩星早点结婚。考虑到他们家经济条件有限,买不起房子,愿意把我那套拿出来当婚房,还给我买辆20万的车当陪嫁。我满心欢喜地告诉韩星,他却不乐意。“你们家出房子,我不成了上门女婿?以后我把父母从老家接过来,住你们家房子,他们会觉得没面子。”

“凭我们这点工资,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房?”

“等买得起的时候再结。”

那段时间父母总催我们要定下来,但只要一提到结婚,我们就要吵架。

当着父母面吵不合适,后来,我们索性搬到了我的那套房子里。

坚持还是放弃

没有了父母在身边,什么事都得自己来。每天醒来吃什么,上班穿什么,什么都要我想。韩星的饮食起居都由我照顾,甚至连刷牙的牙膏都是我给他挤好。平时还好,只要一说到结婚,争吵就不可避免。生活像死循环一样日复一日,直到我看到了韩星的聊天记录。

前几天,我电脑坏了。就用韩星的电脑上网。打开电脑的QQ就自动登录了,弹出的对话框竟然是一夜情的内容。

我在最近联系人里随便点开了几个人,发现韩星竟和好几个网友的聊天记录里都有一夜情的字样。我头昏脑涨,给韩星打电话让他解释。他愣了一下,反而质问我为什么随便开他的电脑。

我回家向妈妈哭诉。我妈既心疼,又生气,让我和他分手。好朋友们知道后也劝我算了,“偷情这种事,会上瘾的,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。”

我知道他们是为了我好,可就是狠不下心。7月5日,韩星到我家来找我。他说那都只是聊天,一时空虚寂寞,并没有发生什么。他还说,那天我打电话质问他,他当时工作忙,态度不好,求我原谅。

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样子,我的气消了大半。我决定原谅他。

原谅是种美德,只有原谅才可以再给彼此一次机会。可是我身边的人都觉得我们迟早会分开,只是我傻,才相信我们会幸福的未来。

记者手记:我想说:“少年,你真单纯。”每个人都会犯错是不假,但有人错着错着就对了,有人错着错着就习惯了。这样的男友,还是早点分手吧。

女神的秘密

我不想被别人瞧不起

我永远忘不了入学时室友看我的眼神。

2010年,我考上了南京一所不怎么样的大专。只要分数不太离谱,交赞助费就可以上。以我的分数,勉强过线,不用交赞助费。这对我这个苏北县城的贫困家庭来说,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上学之前,父母给我买了手机、新衣服,还给了我一千块钱,那是我一个学期的生活费。

当我穿着新裙子自信满满地走进宿舍时,室友们的眼神让我很不舒服。我听到她们在议论,“她怎么穿成这样啊?”

我假装没听见,硬着头皮整理床铺,当我拿出洗得干干净净的“国民床单”时,有人笑了,“现在还有人用这种床单?”晓晓更是一脸看不下去的表情,“给你我的吧,别拖我们宿舍的后腿。我这可是米奇的,800多块呢。”我吓得赶紧接住,生怕这件快抵得上我一学期生活费的高端床单出现任何闪失。

那时,我对名牌的认知度几乎为零,分不清她们身上穿的衣服有什么不同。

和室友们在一起的生活度日如年。每天,我在食堂挤破脑袋想怎么省钱,她们则躺在床上换着花样叫外卖。一单送餐的快递费都快赶上我一天的伙食费了。她们的衣服多得橱柜塞不下,有时会送给我。“便宜你了。”她们说。自尊告诉我,我想要改变现状。

后来,一个老乡学姐告诉我:“女人要过好日子,还是要靠男人。”

买奢侈品像买白菜

我不懂靠男人的意思,学姐让我跟她学。

学姐先带我到新街口的一个地下停车场蹲点,教我认车牌,“宝马、奔驰、保时捷……”我边听学姐分析这些车主的特点,边把这些Logo和名字强记在心里。

学姐还带我逛了商场,教我认大牌。有的牌子我不陌生,因为它们在我的橱柜里出现过。学姐还找一些尾数有88、66、99的手机号码,打过去“寻找机会”。她说,一般有钱人,尤其是生意人会买吉利的手机号码,在她眼里,他们都是可以依靠的男人。

姜卫是我通过打“吉利号码”认识的。他在上海做生意。我假装打错电话,然后用学姐教我的说辞和他套近乎。

一周后,姜卫邀请我去上海玩。姜卫带我去外滩,去了东方明珠,回来时还给了我一千块钱。姜卫说他老婆怀孕了,到国外去待产,他一个人很无聊。以后每周末我都可以去上海找他。

姜卫的出现让我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。室友们也开始羡慕我的新款包包,鞋子。我开始随心所欲地购物,回宿舍跟室友炫耀。她们看我的眼光不再是看一个可怜虫,而是羡慕。

我和姜卫相处了一年,直到他老婆生完孩子回来。姜卫给了我一万块钱,让我以后不要再找他。

姜卫的离去让我恐慌,以前的日子我也回不去了。我学着学姐去停车场蹲点,假装失恋,博取有钱人的同情。可一连几天都没人注意我。

我心情不好,去了酒吧。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,我故意把衣领拉低,站在卡座的凳子上跳舞。我这近乎疯狂的举动不但换来了尖叫,还引来了保安。保安以为我喝多了发酒疯,要把我带走。柯圣出现了,他说:“不好意思,这是我女朋友。”

坦白能否从宽

柯圣把我扶进他的车里,凭感觉应该是辆宝马。我庆幸自己运气不错,慢慢地,我发现,柯圣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

柯圣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。爸爸是房地产商,妈妈是连锁美容院的老板。柯圣对我特别好。以前,姜卫也给我钱,给我买东西,但我知道我们长不了,我是他生命中的过客,他只是我用来改变生活现状的“目标人物。”

柯圣的用心让我感动。他经常会亲自给我做西餐和各种料理、点心。我身体不舒服时,还会给我煲营养汤。其实他完全可以交给家里的阿姨做,我猜即使是同龄人也很少有像他这样愿意下厨的。

柯圣曾开玩笑问我有没有过“同居史”。我一本正经地否定。他把我搂在怀里,“我圈子里已经没有你这样洁身自好的女孩了,我会好好珍惜你。”他从不留我在他家里过夜,还在空间里称我为“女神”。

2013年6月,柯圣陪我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。结束后,他把我正式介绍给父母。他妈妈对我很客气,但也没忘立规矩,“我家的儿媳妇可没那么好当。要经得起考验哦。”我不明白“考验”是指什么。

柯圣让我不要担心,“我妈可能会请人调查你,这是她的习惯,别理她,让她折腾就是了。”

我吓得差点叫出来。要是她妈妈调查,肯定知道我和姜卫的事。我要不要先跟柯圣坦白?有几次话都到嘴边了,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。

我有时候觉得柯圣这么爱我,应该会原谅我。但有次我旁敲侧击,假装聊到“同居”的问题,柯圣会立刻严肃起来,“不自爱的女孩是不值得男人爱的。”

如果可以擦掉我的过去,重新来过该多好。我不知道柯圣的妈妈有没有去调查,或许,所谓的调查只是句玩笑话。可是,我如坐针毡,像在等命运的宣判。

记者手记:人生不是黑板,擦擦就干净了。所谓过去,过得去的是时间,过不去的是经历。